



编辑手记

苍凉之书 用滚烫的墨笔写就

耿会芬

(一)

双手合十,深深感恩,上天安排我编辑了叶舟的《诗般若》。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读到诗稿的时候受到的震动:大热天里,四周安静下来了,眼前仿佛出现了广凉的大漠,驼铃声,长风阵阵,黄昏降临大地,群山都变成了静默的守候……一个孤独的人影,默默地走向石窟,那里,佛前只供着一碗清水,清寒、庄严而慈悲……

我读得耳红眼热,喉头涌动,双脚离地,不知今夕何夕。用了好久才把自己拔了出来。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把书稿放在包里,走哪儿背哪儿。我一遍遍读着那似乎能在心头敲击出火花的诗句,不知不觉间,眼泪同诗行缠绕在一起,模糊一片……我一次次深深地想,一个人,到底要有着什么样的内心修为,才能写出这样的诗啊!

因为《诗般若》,我才有机会一窥叶舟的诗歌世界。他的诗,带着西北大地的苍茫大气,带着祁连山雄浑冷静的硬气——初看,句句似寒光闪闪的锋刃,笔所指向,毫发不爽;细读,字字如沉静的黑色火焰,在纸上和心头兀自燃烧;再品,才发觉那又大又凉又悲又静的岩层下面,流淌着比血还要红的铁水……他的诗,字字句句都有极大的张力——那是语言艺术的张力,更是思想境界和生命修行的深度和张力。这种张力,会把人一下子带入一个不可思量的境界。

《诗般若》中,“佛性”是贯穿全书的深刻内核——那种连通天地、贯通历史、悲悯生命,融入自然的慈悲心怀。这让他的诗具有不可测的深度和无限的格局。

(二)

《大唐西域记》是本书中最长的一首,也是我读遍数最多的一首。这是一首叙事诗,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平静而克制地叙说了唐玄奘一生的修行。

一开始,“我”只是想例行公事地给皇帝写一份“考察报告”,陈述西域的开支和氏族。

可是,随着书写的展开和深入,“我”却独自踏上了修行之路。

“我”的足迹,到达了崎岖的山河和修远的道路。我的目光,深入到人的生活,于是,“我”的笔,开始诉说“一个人的跌扑与泪水”。后来,“我”对生命境遇的认识有了升华,那“其实是秘密的叩首和供养,有待时间的鉴定”。

自此,“我”关于生命的修行,开始了。“我”一路向西,在最平凡的日子里,

收获感恩。“我”看到宇宙天地间的生命大轮回,开始理解因果与轮回,缘起与明灭。

终于,“我”遇上了佛陀,开始为他“一辈子荒凉的修为”写下一本世界之书。

——从这里开始,“我”把自己也写进了书里。

在书中放进了自己心中的佛像,安置好那片属于“我”自己的法坛——它由“月光、莲花、净水和菩提”组成,馨香扑鼻。

菩提在“我”的心中,菩提在“我”的书,菩提在“我”的生命中。

开始见苍生,“我”用慈悲的心怀,见一个个生命的个体。于是,发现,每一个生命,都是湍急的时光河流中孤独而苍凉的旅程。

“我”在写书,书也在用它的方式为“我”塑像。“我”的真实模样,开始在写下的书里闪现,越来越确定清晰。这独一无二的“我”啊,一辈子的修行,如此孤独荒凉,可此时的“我”,对信仰、对天空、对大地、对众生竟怀着如此炽热滚烫的爱!

苍凉之书,竟是用滚烫的墨笔写就!

(三)

笔下有慈悲,诗中有般若。

在大慈恩寺,“我”在译经,用毛笔,打落了菩提树上的因果。梵音流布,爹娘和普天下的人民,开始面对观音。

自此,般若、众生、刹那、供养、解脱、大千、圆满……那些来自佛经的词汇,从“我”的笔下,走到了众生的心底。

“我”写下的,是经文,还是化身的佛陀?

——“我”用肉身、用生命,供养佛经。无怨,无悔,我在修为中,已经化为了那支书写的墨笔。

前生的荆棘,已经化为下一世的莲花。

苍凉的道路、荒凉的修为,已经化为慈悲的诵唱。

“我”合上书卷,与佛陀比邻。“我”已是佛陀,是佛经。我写下的,是书,还是佛经? 是在在人间大地传经读经,还是佛经书写了我的生命? 此刻,握着笔的,是高僧唐玄奘,还是诗人叶舟?

《诗般若》中,贯穿全书的,有两个身影:一个少年的奔跑,一个男人的修行。这两个身影属于一个人,他的面孔和身影在山川、树木、羊群、众生中浮现,无处不在。

他拿着墨笔和天梯,把明月和经卷逐一修复。在苍凉月色下,在滚滚风沙中,在不绝泪滴里,在石窟,在山巅,在大地,都有他——他在举目眺望这烂漫的人间大地。

大地是一部流芳的经书。“我”的生命,他的生命,也是,都是。

《《诗般若》叶舟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微书评

《湘军崛起》： 近世湖南人的奋斗史

阳林

《湘军崛起》是历史故事高手谭伯牛继《战天京》后又一畅销力作。晚清乱世,一群湖南人趁时而起,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终于成就“同光中兴”,虽未能改变历史走向,却上演了中国保守主义的完美谢幕。一群非常之人,领一支非常之军,经历非常之苦,成就非常事业。这,就是湘军崛起的故事。

本书以军事进程的开展为叙述线索,以主要人物为叙述焦点,虽然是讲故事,但处处显露出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作者提出并解答了一些湘军史上绕不开的问题,譬如湘军转战南北,前后期的领袖有

什么风格上的差异;胡林翼、曾国藩的独特风格对湘军的影响如何?湘军在朝廷的奥援是什么情形,朝中有哪些高官亲贵明里暗里帮助他们?湘军统帅与权势集团譬如“肃党”的关系,又是怎样?上述所谓的“揭秘”,既能满足“讲坛学”的需求,也是考验一位严肃的史学家搜罗史料和分析能力的关键。同时,作者也通过事实和合理的逻辑推理来澄清一些个人的逸事流言以及重要事件,附加详细考证,将真相一一揭示。全书史料扎实,见解独到,议论平实,时有令人耳目一新之处。

《《湘军崛起》谭伯牛 著 岳麓书社出版)

读有所得

荷叶塘的华美呈现

晏杰雄 陈婉

翻开袁送荣的这本散文集,耕读文化、历史人物、故乡风景一一呈现于前,激扬跳脱的文字让人倍感青春活力。这是一部从故乡出发,扎根荷叶文化,进入时光深处仔细体恤人物的作品。作者记叙家乡荷叶塘的一切,也是与有荣焉,于读者而言,阅读他的散文不失为一次荡涤心灵的旅程。

就内容而言,本书最大亮点体现在对曾国藩、对荷叶塘的内部叙述。对于曾国藩这一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此前唐浩明以长篇小说《曾国藩》给出了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本书首次采用散文体裁对其再度描摹,融史实故事在轻松诙谐的笔调中,保证了真实性的同时带来阅读的趣味性。

曾国藩成才源于富厚的荷叶耕读文化,作者身上承载着耕读文化的基因,其对于荷叶塘的叙述,与其说年青作家在发声,不如说是一百年前老宅里那个沉默自省的灵魂在今天遥远的回响,不如说是荷叶塘地方生命在今天自己发出声音来。荷叶塘的故事延续到现代,走出了革命后代、音乐新生代,市场经济下改造成旅游景点,文化开放是可喜的变化,但正如事物永远具有双面性,作者对于这种变化隐含了忧思。

散文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作者作为乡人,面对业已成为文化符号的荷叶塘,油然而生的文化自信植入了文字中,荷叶塘散发的文化气质、蕴藏的文化内涵成为他笔下歌颂的初衷。类似于小说刻画人物的全知视角,将荷叶塘视为一位沧桑的老人,从焕发荣光的少年时代到痛失荣誉的中年,再到晚年重新被世人认可,不同的发展轨迹融入了作者不同的情感。例如《富厚的心灵》一文,作为文化象征的富厚堂在文革时期摇身变为机关、商店、粮库、医院的集合地,思想的净土被世俗、政治裹挟,“富且宽厚,智宜敛藏”的道德风向被拐卖到了他处,反省与沉痛之思并置。直至新时代的到来,荷叶塘的历史文化价值被重新发掘。荷叶塘的遭际以回忆或想象铺展开来,荒诞时代下的反省慎思以及新时代下文化新生的幸运,都糅合进了或细腻或疏放的表达中。应该说,这来自于作者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承担,也就不难理解很多篇目的结尾,跳脱原来狭小的抒情点,一跃抵达家乡、民族文化的层面,情绪如瀑布直泻而来。

在表达上,全书采用散文诗式的语言表达,具有华美激扬的风格,发扬了1990年代以来湖南文学、尤其湘中文学的美文传统。语言明丽轻快,圆熟活跃,文字和情感调配酣畅淋漓,元气充沛。排比、重复句式具有气势,产生浓郁的抒情冲击,赋予散文语言以美文品质和饱满的情绪感染力。作者似乎有随处起兴吟哦的能力,以现代意识点化传统诗歌意境,体现其对纯文学的追求,于激扬文字中充分激发了汉语言的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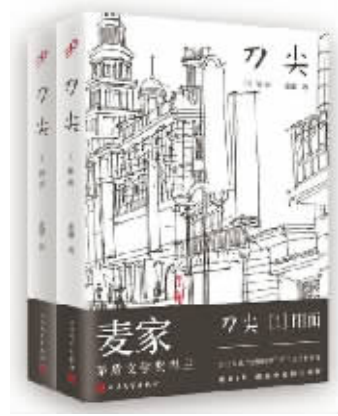
值得提出的是,情绪的过于疏放会削弱散文的写实性和具体感,语言的华美可能影响散文文体的艺术特性。这种直白刻板,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散文给人思想的沉静。正如形式自由是散文的天性,诗性的散漫句式与内容的质感间若能维持一种平衡,那会是作家艺术更成熟的体现。

总体而言,这部专题散文集融合了地理风物、史实见识与激情诗意,具有较深的历史内容和深挚的情感,彰显文学书写的才气。让读者带着读故事、品文化的心态,咀嚼荷叶塘的历史、人情、风物,对于作家而言,这就达到了为家乡文化代言的目的。作者笔下的富厚堂历经人事变迁而稳定不移,物的永恒不变性在岁月中沉淀成了某种文化的象征,在浮世中给予燥热心灵的一点启发,犹如夏日之冰对抗炎热带给人的那份身心的清凉。

《《富厚堂的心灵》袁送荣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走马观书



《刀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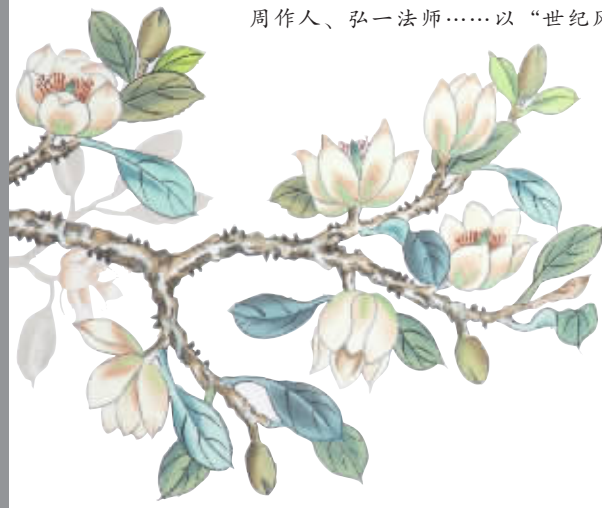
麦家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根据真实历史事件,忠实还原了中共王牌特工尘封70年的传奇故事。抗战时期,日军“变态”医学专家藤村正秘制一种大规模用于中国儿童的特殊药物,延安、重庆均获知了这一险恶计划,分别派出高级特工林墨墨和金深水,以粉碎日寇的阴谋……

《回响的世纪风铃》

吴方 著 三联书店

严复、王国维、梁启超、杜亚泉、蔡元培、胡适、周作人、弘一法师……以“世纪风铃”比喻这些处在时代交替、变革夹缝中,承担了历史使命,又由于历史的惯性而显得进退两难的矛盾人物,应该是十分形象的。作者的考察沉潜深厚,笔致则灵动潇洒,读之既能受到思想上的启迪,也能欣赏到文字之美。



特别推荐

越过千年 去读一莼草

谢仲意

女儿去了一趟屈子文化园,从汨罗江边挖来一莼马蹄香草,作为回赠我送她一套辞典的礼品:“你看这叶子,多像一颗心!”笑脸透出狡黠,解释有点无赖,大概是担心我嫌弃回礼的廉价、嘲笑她的小气。

然而,女儿却不知道,马蹄香又叫杜衡,曾经被诗人屈原用沧桑高亢的声音赞颂了2000多年,“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其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区区一套现代小编的辞典岂能比肩?其实,在汨罗江边,还有许多这样的草芥,像马蹄香一样其貌不扬,悄悄潜伏在“一岁一枯荣”那种平淡而苍茫的时光里,却孕育了如磐风雨也无法侵蚀的晴翠,释放出蹉跎岁月都难以淡化的远芳。

是夜,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我又一次翻开《楚辞》,江边从生的香草、洲中葳蕤的绿意,带着晶莹的月华露珠,携着熟悉的泥土芬芳,纷纷在书卷里分蘖拔节,在文字中吐绿绽翠。你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这种野菊,我们也采过花、熬过茶,那种淡淡的香气和微微的苦味,至今萦绕在童年的记忆中!你品味一下,“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这棵“薜荔”,被屈子奉为香草圣物,在乡下却有一个十分接地气的名儿“土馒头”,我们从中提炼凉粉,加红糖,放点芝麻,比超市的“水晶果冻”更天然、更美味。你再回忆一下,“数惟荪之多怒兮,伤余心之忧忧”,这株“荪”草,指代君主的原始意象,被诗人赋予高贵的身份,长叶似剑,清香如玉,不就是遍布河溪湖泊、洲滩沟渠的菖蒲吗?

汨罗江边这些极其普通、非常寻常的闲花野草,这些经常被牛马践踏、让车轮碾压、受风雨摧残的弱小生命,一走进《楚辞》,就成为生机盎然的精灵,化身传承精神的使者,带着诗人求索的梦想、问天的呐喊、报国的情怀、清白的灵魂……在古典的沃土中恣意生长,在浪漫的舞台上纵情舒展,在百花争艳的文学大观园中斗奇竞秀。这些野草,因为有了《楚辞》的“比赋兴”,有了文字的重塑,而变得更加醒目、更加尊崇。这部《楚辞》,因为添加了自然的绿意,融进了造化的灵秀,单调的文字就变得更加亲切、更加鲜活。

汨罗江边的草,从骨子里生出一份藏不尽的灵韵,长成一枝压不住的节骨,漫溢一种风吹雨打都毁不掉的风流。他们不似秦地的苍苍蒹葭,困于儿女情长,即使在壮怀激烈的“起起老秦”心中,也充满着“道阻且长”的凄婉。当屈原走出风雨飘摇、玉碎瓦倾的郢都后,远离合纵连横、魑魅魍魉的疆场后,他出长江,过洞庭,渡湘水,辗转数千里,终于愿意在汨罗江畔停下疲惫的脚步。眼前,浩浩江水追寻太阳的轨迹,自东向西奔而去,与万千江河流向相逆,百折不回的孤傲不屈,天下不二的遗世独立,拨动了诗人“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弦。脚下,挨肩并足的小草,从砂石压身的沉重中钻出来,从拦腰割断的痛楚中挺过来,从水浸火烧的绝望中站起来,密密匝匝,郁郁葱葱,铺天盖地,无边无际,让诗人找到了孤寂时的友朋,寻到了大自然的知音,觅到了精神的慰藉和人生的归宿。这条江,终于成为诗人身体最适合的安放点;这些草,最后化作诗人灵魂最契合的钢结构。

江草以《楚辞》为家,以诗歌为伴,以龙舟为友,以山鬼为亲,从不寂寞从不衰败。他们不像金陵城的野菊花,囿于家国兴亡,纵然在盛世大唐,在繁华古都,也不过是长在朱雀桥边,躲在乌衣巷口,与斜阳对立,和离燕为伴,一枝一叶写满了荒凉与冷落。每年端午,汨罗江草的眼前,白水激扬奔涌,龙舟劈波斩浪,祭祀大典的青烟袅袅不绝千载不断。江草的身边,挤满了赤脚、草鞋、布鞋、皮鞋,站满了黄皮肤黑眼睛、白皮肤蓝眼睛、黑皮肤黑眼睛,来自五湖四海、七大洲四大洋的虔诚和激情,立体型演绎成宏大的交响乐。江草的耳边,响彻天地的鼓声,爆发出“宁荒一年田,不输一年船”的干劲;从屈子祠内传出的招魂声,诉说着“湘君”“渔父”们追寻诗人的执念。千百年来,深情缅怀屈原的,向往诗意人生的,并不只有这些香草!

“草木有本心”,汨罗江边的草最讲情怀。那些申椒菌桂、岸芷汀兰,慰藉过屈原高傲不羁的灵魂,也陪伴过杜甫、韩愈等迁客骚人孤独落寞的身影。

杜甫晚年漂泊于湖南清绝之地,“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当他泛舟汨罗江、遥望屈子祠之际,不由在《祠南夕望》一诗中喟叹“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此时此刻,陪伴这位“天地一沙鸥”走完最后一程的,只剩下汨罗江畔的春竹和暮花。唐贞元末年,韩愈遭谗被贬广州阳山,长路漫漫,途经汨罗,遥祭屈原,“苹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扣舷歌”,满江漂游的浮萍,正好慰藉他无法安定的心境,熨平他灵魂中起伏的波涛。

2000多年来,朝拜祭奠过汨罗江的,还有宋玉、贾谊、司马迁、柳宗元、李商隐等一支长长的队伍。他们踽踽而来的时候,或政治上被贬,或生计上困顿,正当人生失意之秋,时逢道路越越之际,脚步踉跄,心情困苦,迷茫的双眼已经看不到“春风”和“长安花”了。当长安城那些姹紫嫣红的富贵花不再装饰他们的人生之后,在遥远的汨罗江畔,却还有无数偏头偏脑、土不拉几的杜衡、蕙芷、留夷、揭车、木兰,在永久等待他们,真心接纳他们,愿意用厚重而单薄的绿色绘就他们灵魂的底色。幸好,在千年历史长河中,在万里神州大地上,除了风花雪月,除了大明宫的牡丹,还有这些在玉筍山下土生土长的、在诗歌里迎风吟诵的、在史册中永不消亡的野草!这,对于向来时运不济、命途多舛、荣辱交替的中国文人来说,真是一件值得欣慰的大好事!

东方欲晓,我合上《楚辞》,轻轻地把这莼马蹄香夹入书页中,让他归队回家,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那些老兄弟、老姊妹相会相聚在一起谈心。也许,那些呢喃的文字、淡淡的书香、温暖了数千年的诗意,才是他最好的归宿!